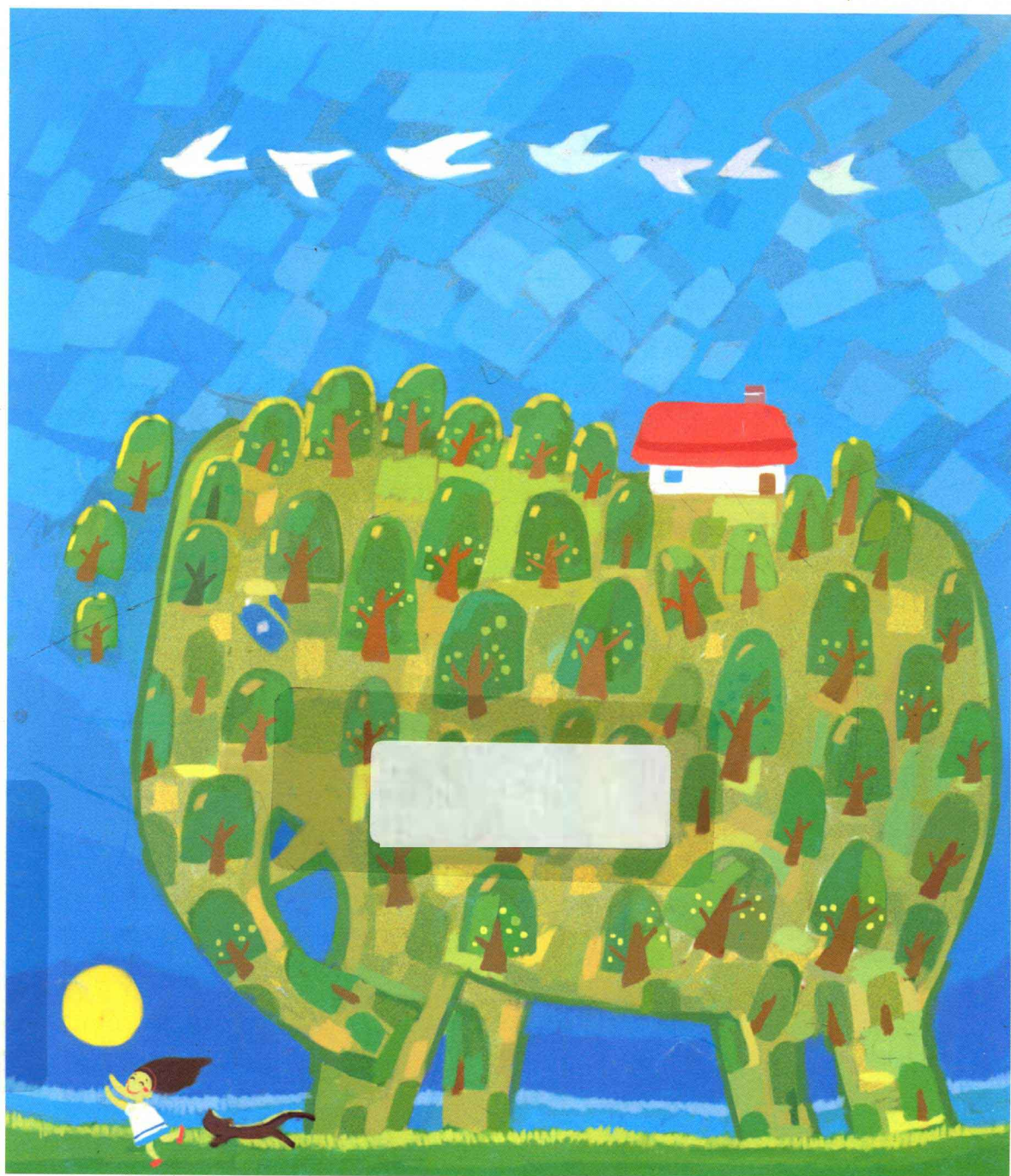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2012
春季号

中国儿童文学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年春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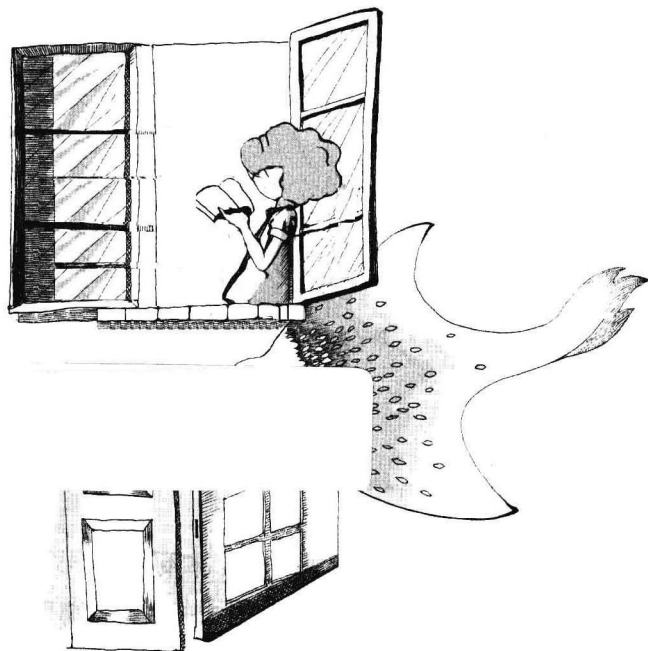
中国儿童文学

主 编：周基亭

执行主编：周基亭

责任编辑：梁 燕

美术编辑：蓝 佳



中国儿童文学

2012年春季号 目录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少年儿童出版社
联合主办

编委:

方卫平 王泉根 叶辛
白冰 任溶溶 孙颀
孙云晓 束沛德 金波
张之路 周晓 周基亭
桂文亚 高洪波 秦文君
曹文轩 黄庆云 樊发稼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编: 周基亭
执行主编: 周基亭
责任编辑: 梁 燕
美术编辑: 蓝 佳
封面设计: 蓝 佳
封面画: 尹 萌



思想者

儿童文学作家的思想与文化视野建构

——关于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思考 方卫平 / 4

试论儿童文学阅读的内在动因与现实策略 李学斌 / 9

民族儿童文学: 民族精神的独特呈现和体现
——2010、2011 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略论 张锦贻 / 17



作家新论

钱欣葆的寓言世界 薛贤荣 / 24



寻根溯源

儿童小说的两种范式 刘绪源 / 29



世界之窗

《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令人战栗 彭 懿 / 36

论《格林童话》中的人兽变形童话 吴正阳 / 42



绘本研究

图画书中的睡前恐惧及其调节策略

徐 丹 陈 敏 / 4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童文学作家的思想与文化视野建构: 中国儿童文学 2012 年春季号/方卫平等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324-9113-1

I. ①儿... II. ①方... III. ①儿童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9210 号

编辑:《中国儿童文学》编辑部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200052 上海市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中心

地址: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出版日期:2012 年 6 月

印刷:上海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ISBN978-7-5324-9113-1/I · 3471

定价:8.00 元



新人素描

在流逝的时光中向着未来奔跑

——不断改变的冯与蓝

王 蓓 / 54



批评与鉴赏

客家方言与童年记忆、乡土叙事

齐童巍 /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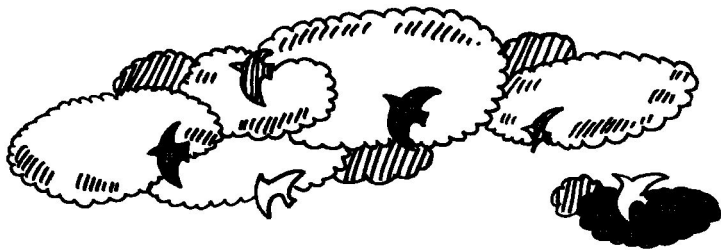


院校之光

自我缪斯的突围

——论宫氏动画《借东西的阿莉埃蒂》对原作女性意识的超越

石诗谣 周怡然 / 60



儿童文学作家的思想与文化视野建构

——关于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思考

方卫平



与近二十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儿童文学界正孕育着一份前所未有的行业自信和底气，这与近一二十年间，中国儿童文学在创作、出版、营销、对外交流等各个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尤其在很大程度上与近年原创儿童文学引人注目的市场效应有着至为密切的关联。受到来自市场的激励，儿童文学的写作与出版在今天显得格外热闹和繁华，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的数量以一种快节奏、高密度的方式逐年激增。总体上看，一种急管繁弦式的发展氛围包围着当下的原创儿童文学。

我一点儿也不否认这一现象所包含的重大价值。对于当代儿童文学来说，它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具有基础性的发展平台，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它可以促成比单纯的艺术动力更为强大的创作召唤力，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经济和体制上的保障。正如美国学者考恩·泰勒在其《商业文化礼赞》一书中指出的，与现代商业文明相伴而来的经济和技术进步为文学艺术的独立自主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并促进了现代社会文学阅读的普及及其多样化的选择。不论人们多么责备市场对于文学发展的负面作用，事实是，与古典时代过于精英化、官方化的文学艺术接受现状相

比，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文学接受活动通常是更为民主和自由的，也更利于文学艺术的繁荣。¹

然而，从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开始，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所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写的问题。从当代原创儿童文学的现状来看，与几十年前相比，大量作品都显示了当代作家们在文学语言、故事写作等方面更高的总体天赋或者能力。但与此同时，今天的许多写作行为也在透支着这样一份天赋和能力。由于缺乏一个开阔、深厚的视野和思想的支撑，一些时候，这份天赋在促生了若干有新意的作品之后，便很快导向了语言、故事、观念上的自我重复和彼此重复。我们知道，在文学创作到达一定的技术水准之后，其艺术境界的提升便取决于作家对于世界、人生、人性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对儿童文学来说，还要加上作家对于童年生命和童年文化的洞见。但在今天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中，我们很少能够看到这些洞见的痕迹。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快的时候太多，而慢的时候太少，写的时候太多，而想的时候太少。

在这样一个追求速度和生产效率的时代，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亟需通过扎实、耐心的学习，来拓展其思想与文化视野，提升他们

对于童年现象的判断、批判、表现和思考的能力。我在这里所说的学习,其对象远不仅仅是优秀的世界儿童文学作品,也不仅指经典的成人文学作品,更是指那些看上去并不与儿童文学的写作直接相关、却以某种格外深刻的方式触及童年的思想资源。

一、儿童文学作家的童年观视野

现代儿童文学是在现代童年观的精神滋养下不断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它自身也以文学的独特方式参与着特定时代的童年观建构。许多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但诠释和反映了人们对童年的普遍观念,也塑造乃至改变着这些观念。比如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卡尔松》等作品所表现的狂野自由的童年精神,在当时构成了对于传统的浪漫主义童年观的有力冲击,它促使我们更加关注儿童真实的生活期待,观察他们自在的生命感觉,以及思考他们对世界的独特体验。这使得林格伦这些作品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一般儿童故事的层面上,而是包含了对于现代童年特性的丰富理解和深入思考。

近三十年间,不论在中国还是欧美,伴随着整体社会环境与儿童生存环境的巨大变迁,现代童年观的许多方面已经不能诠释今天的许多童年问题。20世纪中期,在欧美儿童文学界发起的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正是为了应对既有童年观和儿童文学在当代童年现实面前日益减弱的诠释效力,而试图将儿童文学的写作带上一个新的更具活力的表现平台。一些作家试图冲破传统的童年观和儿童文学观的规约,将童年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一些阴暗的角落,包括恐惧、暴力、犯罪、性等等,也纳入到儿童文学的表现范围,并以儿童文学特有的方式来帮助孩子们直面和思考这些问题。尽管这样的写作方式本身也还存在着很大的探讨空间,但它至少提醒我们,童年的生活无时不在变化,儿童文学的写作也需要时常检查自己的童年观是否脱离

了不断丰富的童年现实。

上个世纪后期以来,当代童年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传媒学者和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出版了著名的《童年的消逝》一书。这是一本对于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出现在美国文化中的“童年危机”现象展开批判性论述的著作。作者提出,在一个由娱乐文化占据主导的社会,由于儿童与成人共同沉浸在以视觉消费为主的娱乐文化中,当代儿童所接受的文化训练也越来越趋于娱乐化,从而导致今天的儿童已经不像“儿童”。他就此提出了“儿童的成人化”和“成人的儿童化”问题。波兹曼所说的这些现象,也正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蔓延。如果说时隔三十年,我们越来越看到了波兹曼上述论断中过于保守的成分,那么对于他所提出的当代童年的生存危机问题,我们也还没有能够发现一个确定的答案。今天的孩子究竟怎么了?今天的童年正在走向何处?是童年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对童年的判断出了问题,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站在全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我们应该向当代童年期待些什么,又能够为它做些什么?严格说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当代儿童文学写作无法绕过的。

与此同时,儿童文学创作要面对的,还不不仅仅是对童年生存现状的贴近理解和真实描绘,也要向人们提供有关当代童年命运的思考。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在童年观的问题上,不但要善于观察和把握童年的当下现实,而且要深入这一现实的内部,去琢磨它的内涵,思考它的意义,同时也发现它的问题。就这一点而言,真实地描写、表现当代儿童生活的情状只是其中的第一步,它可以促成生动的儿童文学作品,却还不足以产生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对于后者来说,一种富于远见和洞察力的童年观的导引,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诚如波兹曼所说,“儿童是我们发送给一个我们所看不见的时代的活生生的信息”,²这意味着,童年的事情,是一桩与整个人类文明相关的事情,童年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

映射出了文明自身的问题。毫无疑问,从这一精神基点出发的对于童年观的历史、内涵、意义及其当代变革的深刻理解,将为我们更具批判性地理解和书写当前正在发生的各种童年文化现象,提供重要的思想支持。

二、儿童文学作家的教育学视野

从教育的最广泛意义来说,一切文学都指向教育。而由于儿童文学读者对象的特殊性,这一文类天然地带上了比一般文学作品更为明显的教育意旨,这其中既包括知识、情感和行为方式的初级启蒙,也包括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和精神陶冶。然而,尽管在儿童文学中,有一部分是直接向孩子传授生活中的知识名目和闻见道理的,但任何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都不会仅仅以一般的“载道”为终点,它所实践的始终是教育的最初也是最根本的意义,也就是“人”的塑造,是对于“人”这一特殊存在的关怀。

儿童文学能否做到这一点,决定了儿童文学能够达到的精神高度,而这又与儿童文学作家对于教育的认识程度有关。不是每个教育家都能成为称职的儿童文学作家,但一个真正对儿童教育怀有热情和洞见的教育工作者,当他拿起笔来为儿童写下些什么的时候,他的儿童文学写作通常会具有一个非常高的艺术起点。比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儿童教育故事,尽管是在一个十分严苛的政治语境和十分有限的话语空间里写出来的,其中不少作品也烙有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的鲜明印迹,但我们能够不时看到一位教育家对于儿童教育的深刻理解如何使文学突破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达到一种高远的人文情怀。苏霍姆林斯基的《所有的墓都是人类共有的》《为什么要说“谢谢”》《面对小夜莺感到羞愧》等短篇作品,是从人类文化和精神的最高处进入儿童文学的写作,以简单的儿童生活故事来传达深刻的“人”的道理,它在最朴素也最深切的层面上实践了“教育”一

词的真实意义。

每个优秀的儿童文学写作者,必定同时是一个对儿童教育怀有敏锐、深刻的见解之人。但是,这样的见解不是通过各种儿童教育理论、方法的机械学习就能实现的,也不是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下儿童教育实践的普通经验可以达到的,而是我们的思想真正深入人性和人类生活的历史与现实的一个结果,它使我们认识到教育首先不是一种制度或程序,而是一种以“人”的完善为目的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见解者对现代教育的现实往往怀有激烈的批判精神,但同时也对改善现实的行动怀有坚定的信心。

美国学者丹尼尔·科顿姆属于这样的见解者之一。他的《教育为何是无用的》是一部既声色俱厉地斥责当代教育的现实问题,同时又对教育和人的未来怀有温暖的希望的思想著作。只需看一看作者在序言中对于教育的“无用性”所作出的充满悖谬的“指控”,我们也能够察觉到本书作者对于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类事业的“教育”所怀有的深刻见解:“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脱离实用性”,“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脱离理想”;“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意志消沉”,“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虚弱”;“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沦为奴仆”,“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变得叛逆”;“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成为乐观主义者”,“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成为悲观主义者”;“教育无用,因为它导致教条主义”,“教育无用,因为它导致怀疑”;“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置身现实生活之外”,“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陷入现实生活的困境中”;“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成为骗子”,“教育无用,因为它让我们成为书呆子”……这些从人类迄今为止的教育现实中提取出来的充满矛盾的思想,促使我们抛却对于教育的沿袭观点,去思考教育真正的本质和基本问题。

科顿姆的著作提出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教育理解:教育并非解决人类文化问题的一个一劳永逸的途径,相反地,它本身即意味着—

种绝望的希望——教育的现实充满了缺陷和悖谬,并且始终无法顺利带我们抵达我们所期望的某个功利性的终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无用的”,它的“核心是由令人十分苦恼的无用性组成的”;³然而,教育的这种“无用性”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对于它的“无用性”的认识将把我们带到围绕着“有用”而展开的各种充满功利性的社会期待中,并进而把我们带入到关于“人”自身价值的终极思考中。只有在最深层的意义上领会了教育对于人类发展的这种“无用性”,我们才能真正胜任“教育”的义务。毫无疑问,科顿姆所提出的有关人类教育的这样一种深刻的理解,对于我们在儿童文学写作中理解和践行广义上的童年教育,同样有着重要的提醒、警示和启发的意义。

三、儿童文学作家的文化视野

童年观和教育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的问题。

一个儿童文学作者的文化视野,会直接反映在他对于童年和儿童教育问题的见解上,既而影响他本人的儿童文学创作观。20世纪德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曾经是魏玛共和国知名的诗人、剧评家、专栏作家和青年知识分子,德国新务实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该运动倡导以一种严肃、客观、有距离的文体来针砭时弊,著名作家赫尔曼·黑塞、托马斯·曼也是其中的主要参与者。20世纪30年代末,凯斯特纳转向儿童文学的写作时,正是带着这样一个文化批评者的身份,他的很大一个目的是希望重塑未来德国儿童的精神。因此,凯斯特纳的《小不点和安东》《飞翔的教室》《动物会议》等儿童小说和童话,除了生动的人物和精彩的故事之外,也包含了作家对于那个时代不同社会阶层孩子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在成长中所面临的各种烦恼的倾心关注,并在这一过程中传达了他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入批判和对于人类未来的深切

期许。当然,在为孩子们呈现这些内容和思想时,凯斯特纳的笔法从来不显沉重,他很清楚如何让作品用儿童故事自己的方式说话;同时,他也在作品中给予孩子以充分的行动能量。他的儿童小说《两个小洛特》,讲述的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如何以她们的自信和智慧拯救一个破裂家庭的故事。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作家对于童年的充分信任和期待。

与此同时,许多著名的作家、学者对于童年、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也让我们看到了儿童文学背靠的那个深厚的文化基底。1859年起,已经写出《哥萨克》等小说并在俄国声名鹊起的列夫·托尔斯泰从内心感到要改变俄国农村的现状,首先要改变这里的孩子。为此,他在自己的庄园内专为农民的子女们开办了一所学校。除了亲身授课之外,他也带领孩子们一起参与劳动,与他们一道谈话和散步。同时,他还遵从自己“多年的理想”,为孩子们编写了适合他们阅读的课本。在对课本中的作品字斟句酌的过程中,托尔斯泰的目的是向孩子们提供一种以朴素、开阔的思想情感为表现对象的通俗、生动、富于情趣的儿童阅读材料,以及一种准确、真诚、精练、富于表达力的语言。为此,他甚至付出了比小说的写作更多的辛劳,尽管这些作品所表现的不过是孩子们身边的寻常生活。从这一语言和文体追求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儿童文学所具有的不容忽视的文化意义——在这里,童年时期的学习和阅读远远超越了一般的社会生存技能训练,而指向着个体、民族以及全部人类健康的精神成长。然而,很多时候,当我们频繁地引用托尔斯泰重视儿童文学的例子来说明这一文学门类的重要性时,却往往看不到这位文学大师是如何以自己的视野、思想、才华和智慧,来使儿童文学真正显得重要起来的。

所有这些提醒我们,有分量的儿童文学写作不是出于任何闲适的情致绣在我们文化边缘的一串怡人的花边,而是夯入我们文化深处的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业,它向作家要求一种十分宽阔的文化视野以及与之相随的开

阔的人文情怀和深透的社会思考。也只有这样，儿童文学的写作者在面对任何一种素材和现象时，才能穿越对于现象的单薄描绘，抵达那不同寻常的意义终点。

近年来，我们亲见了儿童文学创作对于当代童年生活的愈益仔细和贴近的观察，但我们也看到很多情况下，由于缺乏深厚的文化思考的支撑，儿童文学恰恰迷失在了这样一种平面观察的习惯里。近年在童书市场风靡一时的许多校园幽默儿童小说，其主要症结即在于此。这类作品大多十分擅长表现某些当下化的儿童生活情绪，捕捉他们真实的日常生活细节，以及呈现这一群体鲜活的语言面貌。但是在许多这样的作品中，我们往往看不到关于上述儿童生活的某种有力的判断。写儿童的日常生活，写童年的幽默趣味，这些都没有问题，但就像一切优秀的文学表现一样，对于优秀的儿童文学写作来说，生活和趣味的花是开在思想的根茎上的。从根本上说，生活本身不存在轻重的伦理，对儿童而言，普通的校园生活和艰涩的苦难经历，各有各的幸福和痛楚，也各有各的重量。因此，被责备的不应当是题材，而是我们进入和处理题材的能力、方式，而后者恰恰与我们的思想视野和思考积淀紧密相关。

结语

对儿童文学写作来说，童年观、教育和文化的三重视野构成了其思想的眼界。应该说，当代原创儿童文学格外需要这样一种眼界的拓展。在过去的若干年时间里，我始终认为原创儿童文学缺乏足够令人心动的“故事”，而“故事”不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写出好的儿童文学故事需要智慧，它不仅是儿童文学艺术的智慧，也是对于童年和人生之透彻理解的智慧。成为一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当然离不开才情，但才情之外，如果没有开阔的思想文化视野和深入的生命思考的支撑，实现卓越的儿童文学写作仍然是不可能的。从当前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现状来看，思想

与文化视野的拓展或许比文学技巧的历练显得更为重要和必要。

近二十年的艺术和产业发展使得今天的中国儿童文学界已经可以开始很严肃、很有底气地谈论中国儿童文学如何走出去的话题。然而，针对“走出去”的话题，除了语言翻译上的难度外，近年发展迅速的原创儿童文学在艺术上似乎也缺乏即近经典的那“一口气”。这口“气”不是单纯的文学技法训练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潜下心来，自觉地以一个人文价值生产者的身份，持续拓展自己的文化视野，开阔自己的精神视域，以此来给予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以真正丰厚的、世界性的文化营养。

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要实现这一视野的拓展，在现实人生的阅历之外，必须借助于大量的阅读。而阅读需要时间。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作家们除了写作之外，还需要匀出足够的时间，来有意识地选择和阅读一些具有思想和文化分量的著作。我相信，在许多优秀作家的文学生活中，这种阅读和吸收常常是比写作更为重要的事情。我也相信，中国儿童文学更高远的艺术未来，与这样一种思想与文化视野的建构，一定有着必然的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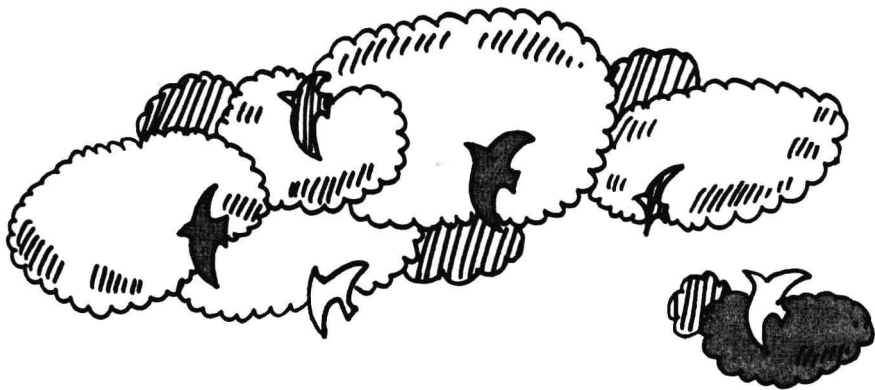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世纪儿童文学艺术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批准号 11YJA751013）

注释：

- ¹ 泰勒·考恩：《商业文化礼赞》，严忠志，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 ² 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引言，吴燕荃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³ 丹尼尔·科顿姆：《教育为何是无用的》，仇蓓玲、卫鑫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9 页。

试论儿童文学阅读的 内在动因与现实策略

李学斌



一、儿童为什么阅读文学

说到阅读,正如同快乐、自由之于游戏的发生不可或缺一样,乐趣对于儿童阅读行为的展开也至关重要。甚而言之,寻求乐趣就是关乎儿童文学阅读最重要的因素。

事实也是如此。现实中,“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喜欢阅读的人都知道,他们之所以阅读主要是因为他们享受这个过程,而非阅读对他们有好处。即使有时候人们阅读的确是为了收益,但他们也从阅读思考中得到了乐趣。”¹也就是说,文学的乐趣是让人们亲近文学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一点无论作家,还是普通读者,莫不如此。

既如此,那么究竟何为文学的乐趣?理论家罗兰·巴特认为:文学的乐趣有两种。一种他称之为“快乐”;另一种他称之为“快

感”。快乐的文本,常常会让人感到满足、充实、心情愉快;它源于文化且不会打破文化,是跟舒适的阅读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快感之文本,使人感到挫败和不安。甚至有些无聊乏味,它扰乱读者的历史、文化和心理假设,打断读者的趣味、价值和记忆的连续性,给读者和语言的关系带来危机。第一种乐趣是大家所熟悉的,它符合读者的期待和喜好。第二种乐趣是令人感到陌生的,它打断读者的期待,让读者从熟悉的事物中脱离开来。²按照罗兰·巴特的说法,文学的阅读,要么是获得“快乐”,要么是感受“快感”,无论如何,只要你翻开一本文学图书,并连续不断地阅读下去,你总归能够获得乐趣。上述观点尽管有些绝对,但仍不乏合理之处。

由此推论,在儿童文学阅读的效应上,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儿童读者既为“快

乐”而读,也为“快感”而读——既可以享受文本满足期待的舒适感,也可以感受向文本发出挑战的“快感”(前者适用于常态的、传统的文学作品,后者则应对具有探索性、先锋性的作品)。总而言之,文学阅读的乐趣对于儿童读者始终是敞开的。

但事实上,儿童读者获得文学乐趣的过程并不简单。原因之一就在于“成人意识”的介入。现实中,儿童文学常常被当成“教育”的材料。儿童文学文本被肢解为语言、句子、段落、结构,并美其名曰为了发展孩子们的语言技能、增长他们的知识、培养他们的所谓创造力。即使文本不被当作学习词汇或科学知识的基础,也常常被视为文化传播的渠道,或发展认知的信息资源。

现实中,这种过于看重文学教育功能的阅读指导,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削减了儿童享受文学的乐趣。实际上,热爱文学的孩子总喜欢按自己的方式阅读,他们一般不会借文学来研究蜘蛛,更不会追求什么“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不干扰儿童享受文学的乐趣,成人可以通过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艺术经验引导阅读,而不是靠着理性的知识,人为地干涉和预设阅读。只有这样,儿童才可能在文学阅读中真正体味到内在的乐趣。这些乐趣,在佩里·诺德曼的分析中,有诸如“声音和图像的乐趣”、“文字本身的乐趣”、“激发人情感的乐趣”、“运用知识库和理解策略的乐趣”等23种之多。而笔者以为,其实,这些形形色色的“乐趣”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欣赏自我

儿童文学阅读中,“自我”是有双重含义的。它既是作家经由儿童形象熔铸在作品中的“现实自我”,也是进入阅读的儿童读者,在对作品中童年形象、童年表达进行反观、判断后,所意识到的正处于不断萌芽、觉醒、建构中的“精神自我”。在此基础上,儿童读者阅读中,欣赏“自我”的时候,体味到的也是“双重”的乐趣。第一重乐趣是作家弥散在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中的童年体验、

艺术想象、文本构思带给读者的新奇感、认同感。也就是罗兰·巴特所说的“舒适感”。第二重乐趣则是孩子们阅读中,因进入作家所创设的丰富、饱满的虚拟艺术空间,而获得的想象层面的欣悦感、满足感。其中,第一重乐趣是第二重乐趣的基础;第二重乐趣是第一重乐趣的绵延与扩散。没有第一重乐趣,儿童不会亲近阅读,或者即使进入阅读了,也不会持续下去;没有第二重乐趣,儿童阅读的效应就无法保证,这样的阅读就只能停留在“浅尝辄止”的层次,形象过目即忘,快乐转瞬即逝。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儿童文学阅读中真正的乐趣获得在于“转化”——即将作家的“自我”,转化为儿童读者的“自我”。这样一来,儿童读者在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时,欣赏、体认作家“自我表现”的过程就变成了印证自我、参照自我、净化自我,最终升华自我的过程。而这才是“欣赏自我”真正的乐趣所在。此种阅读效应在一些以刻画人物命运为主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深刻。我们来看这样一段文字:

汤姆一心巴望着午休的自由,要不也会找点有趣的事情消磨这沉闷的时间。他的手东摸西摸,伸到口袋里去了,他的脸上不由自主露出谢天谢地的神情,顿时容光焕发起来。那只匣子便鬼鬼祟祟拿了出来。他把扁虱放出来,放在平滑的长桌上。那小东西也欢天喜地喜欢不尽,但它喜欢得太早了,因为,当它谢天谢地爬开去时,汤姆用大头针一拨,叫它换个方向。

——[美] 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①

情节中,在顽童汤姆的身上,显然寄寓着作家马克·吐温对于童年的无限理解和尊重。他没有将“汤姆”塑造成一个更符合上流社会标准的乖巧、柔顺、文雅、安静的男孩,而是倾尽笔力,着意塑造了一个活力十足、妙想迭出、聪明伶俐、胆大心细的“顽童”。显然,这个汤姆,一定程度上就是童年时代的作家自己。他不但认可、欣赏这样的童年面貌,而且还以文学的方式缅怀、回味、

眷恋、纪念着那一段单纯、稚拙,而又惊心动魄的岁月。当然,小读者在阅读这段文字的时候,也既得到了“想象体验”的乐趣,同时也从作家的描述中,窥见了自己的影子,体悟了自己生活的趣味或缺憾。这既是一种参照,也是一种反观。其中,自然蕴涵着丰富的阅读乐趣。而这种乐趣的核心部分,就是上文所说的双重的“自我表现和欣赏”。

(二)阐释形象

在儿童的成长中,以符号体认、运用为基础的阅读能力的获得是极其重要的。它让儿童的快乐体验,某种程度上从外在世界逐渐迁徙到内在世界,也使他们精神世界的扩展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阅读中,小读者会充分体味罗兰·巴特所说的“满足、充实、心情愉快”。原因就在于儿童文学文本具有令小读者“快乐”的基础——文本的开放性和生成性,或即艺术阐释的多元性和无限性。

关于这一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曾有过深入阐述。比如,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具有多层面的开放式结构,它的价值在于人们可以对它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既可以因人而异,也可以因时代的变化而不同。正因为这样,所以接受美学认为作品的本质在于永无完成中的不断展示。或者说,文学史就是文学作品的消费史,即消费主体(读者)的历史。

这种说法尽管不无道理,但也有过分夸大读者作用的文本相对主义之嫌。故而后来的美学家对此做了修订。比如,德国美学家瑙曼就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决定性结构。因此文学作品的善、恶、美、丑不是由读者决定的,而是由文本来决定的……换句话说,“读者在文学阅读中的能动性、创造性并不是无边无际的,更不是随心所欲的。……事实上,不管读者的文化修养、审美能力、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如何,也不管他对作品做出什么样的解释和评价,他接受作品总是以特定的作品为对象和出发点”。⁴

上述观点,对儿童的文学阅读颇有启示。众所周知,儿童文学是“为儿童”的文学,儿

童的存在,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儿童读者不仅是儿童文学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而且也是儿童文学文本价值实现的现实依托。儿童文学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儿童读者积极、主动的阅读参与;有赖于孩子们阅读中在趣味体验基础上的自由想象和多元理解。

(三)体验生活

儿童读者对于文学的心理需求是多层面的。生活中,人们更多注意到了认知、教育、启迪、熏染等现实需求,把儿童文学看成是促成儿童健康成长的某种工具或手段。这是比较典型的“成人本位”的文学观。它一方面体现着成人社会对于儿童的引领之心、呵护之意,另一方面,则是长者意识、家长作风、权威观念在儿童阅读生活里无处不在的体现。这样的儿童阅读定位孩子是需要,但却不是能够让他们快慰的。

现实中,孩子们阅读文学,“并不只是想从中看到自己,而是文学中的未知因素激发了他的阅读兴趣,他把文学阅读当成一次愉快的探险、旅行,他希望从作品中读到新鲜的,他在现实中力所不能及的事物,这从童话比儿童生活故事更能吸引儿童这一事实便可见出……因此,儿童对于文学的基本要求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一种‘体验生活’的要求”。⁵

这一点,既是由儿童阅读中的“乐趣”诉求决定的;同时也和儿童文学阅读中的“参与性”“亲历感”息息相关。

首先,儿童文学文本客观上为儿童读者提供了进入“体验”的通道。众所周知,儿童文学是成人作家创作的、适合儿童阅读接受的语言艺术。但凡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总是具有如下特点: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形象鲜明、格调明朗。在这样的作品中,作家借助语言,建构起了一个独立自足的“第二世界”。这个虚拟的世界或与现实世界交错,或与现实世界毗邻,或与现实世界遥相呼应……无论它呈现为哪一种面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想象的真实性和情节的空间感都异常充沛。而有了这样真实的想象依托和

空间展开,儿童读者在进入阅读之后,就仿佛置身于那个从来没有去过的“第二世界”,他的好奇心和探求欲都将得到极大的满足。比如,世界超级畅销童书《哈利·波特》中,故事的核心情节始终在两个世界交错展开。现实世界里,哈利寄人篱下,生活充满了委屈、无奈、忧伤、愤懑;幻想空间里,哈利却不仅拥有着高超的魔法本领,而且还得到了来自正义世界的友情、援助、支持,一扫现实里的孱弱、孤苦形象,变得机智勇敢,热情奔放,无所不能,无往不至。这样内容丰富、想象卓异的文本,提供给读者的就是双重的体验空间和多重的阅读体验,孩子们在进入故事后,收获的惊奇与快慰也如同爆米花一样,接二连三绽放,纷纷扬扬飘落。

其次,儿童读者富有动作性和参与感的审美接受心理在儿童文学阅读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成人读者阅读中相对比较理性,较多“参照、品味”,较少“参与体验”不同,儿童读者的情感和认知心理特点决定了,他们的阅读更多是一种感性的“参与式”“亲历式”阅读。进入这种阅读状态的孩子,不但会在意识里跟着主人公上天入地,而且还与他们同喜同悲,同歌同哭。他们不仅常常“移情”于那个想象的世界,感同身受体味其中的一切,甚至干脆就化身为故事里的人物和形象,彻头彻尾融入了那个异常真实的“第二世界”……

这样一种阅读的“忘我”状态、“体验”方式,在儿童阅读文学作品过程中是经常性的,是他们获取阅读乐趣的主要通道。

(四)体认游戏

儿童文学是一种儿童想象游戏、儿童审美游戏。它和现实想象游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符号象征性和意义开放性。其中,作为符号的语言代表了形式层面,而作为意义的情节则代表了内容层面。因为作品就是由语言符号结构而成的,因此,儿童文学是内容与形式的完满统一。不过,当涉及具体的阅读材料,形式给予孩子们的乐趣和他们从内容中体会到的快感,还是判然有别的。

我们先来看儿童文学的形式趣味。

忽听门外人咬狗/拿起门来开开手/拾起狗来打砖头/又被砖头咬了手/骑了轿子抬了马/吹了鼓/敲喇叭。

——选自《少年歌谣》⁶

这首童谣是民间儿歌常见的“颠倒歌”。它读起来朗朗上口,音韵和谐,富有趣味。写法上先通过语言的不谐调查加制造“噱头”,引发读者阅读兴趣,然后又通过“人咬狗”、“骑了轿子抬了马”等逻辑颠倒的不谐调意象组合,构成幻想对现实的扭曲、变形,从而营造出浓郁的趣味效果。这属于形式层面的游戏性。

再来看内容层面的游戏性。我们仍然以幼儿诗歌为例。

一、二、三、四、五、六、七/妈妈买了七只鸡/我给小鸡起名字/小一、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小鸡一下都走散/一只东来一只西/于是再也认不出/谁是小七、小六、小五、小四、小三、小二、小一。

——任溶溶《我给小鸡起名字》⁷

同样是给孩子阅读的诗歌,《我给小鸡起名字》形式上的“新奇感”明显减弱了,但是,语言意象和场景叙述背后的意味却大大加强。“一、二、三、四、五、六、七/妈妈买了七只鸡……”清新、明朗、和谐、动感的语言节奏里,作家描述了一幅极富童趣的生活场景。这不是儿童心血来潮的举动,而是他们感性、拙朴的思维方式呈现。面对这一人们通常熟视无睹的生命情态,作家以敏锐的艺术触觉体察到其中神使天成般的趣味……这其中,“体认游戏”就成为作家与儿童读者之间的精神共振。

综上,儿童在文学阅读中获得的乐趣体验是多重的,它不仅涵盖了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而且还参与到儿童“自我意识”的确立与人生视野的建构当中。这充分显示了文学阅读在儿童精神成长中的核心价值、多元效应。

二、如何激活儿童的阅读灵性

事实上,尽管许多时候,阅读给予生命成长的丰富滋养我们无法通过具体的数字考量,但是,一旦从个体的发展史来看,其具有的丰富含义、其所担负的精神熏染功能就显出了不同凡响的力量。

1981年,英国儿童文学作家钱伯斯在国际学校图书馆工作者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hip)第十次年会上,曾做过一个题为“文学在儿童生活中的作用”的主题演讲。演讲中,钱伯斯给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们讲了自己通过阅读重塑童年、建构自我的故事。钱伯斯以亲身经历证明,文学阅读不仅对于天资聪颖的孩子大有裨益,而且,即使是对于一些资质寻常的“笨孩子”,也至关重要。

不仅如此,钱伯斯还积多年研究所得,提出了著名的“阅读循环圈”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儿童的阅读并不是一个单纯从文本中获取意义的过程,而是一种通过阅读造就生命的良性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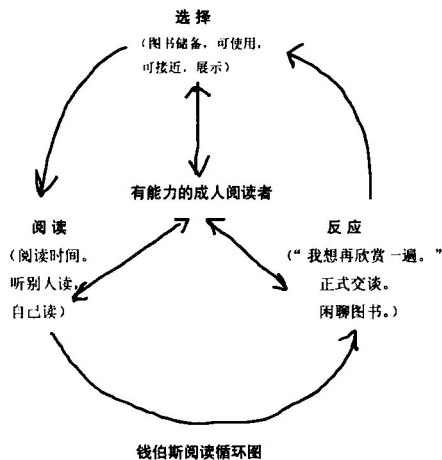
在钱伯斯看来,完整的阅读是从选书开始的。成人不但要为孩子提供品类丰富的图书,而且还应当将这些书放置在孩子随时可以接触、选择的地方。当然,也包括引导孩子到书店或图书馆去选书。

而一旦解决了选书的问题,第二步就是如何开展“阅读”。钱伯斯认为,在阅读的环节,首先要保证充足的阅读时间,其次还要有适宜的阅读环境和阅读氛围。而在阅读方法上,此时,儿童则要得到成人的指导。

钱伯斯“阅读循环圈”理论的第三步,也是最为重要的环节——“阅读反应”。“反应”既是儿童阅读的心理效应,也是阅读最终的价值实现。阅读反应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形式。消极反应,就是指阅读后“没有反应”,没有交流、没有感受、没有碰撞、没有热情。这是儿童阅读的“大敌”。儿童阅读需要的是孩子的积极反应。通过讨论,经过闲聊,鼓励孩子说出阅读的感受、看法。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儿童的阅读热情被充分激发出来,产生了“我想再读一遍”或“我还想继续

读”的强烈愿望,那么阅读就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自此,钱伯斯“阅读循环圈”理论用这样的图式来表达:



钱伯斯阅读循环图

这个循环圈描述了一种理想的儿童阅读状态。但是,儿童一般不会自发阅读,儿童阅读需要成人引领。因此,钱伯斯说:“不阅读的孩子是由不阅读的大人造成的。一位虔诚的成人阅读者,一位懂得孩子需要什么成年人,才是阅读教育中最不可或缺的元素。”⁸也就是说,儿童阅读往往需要成人“牵引”,才能真正成为人生的良好循环。而这个“牵引”,则主要体现在“作品选择”和“阅读指导”两个层面。

那么,就儿童的文学阅读而言,究竟该如何甄别文学作品的优劣呢?

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关注文本价值取向,明确阅读的“面向意识”

众所周知,人类在文明的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堪称核心价值元素:

爱心、勇气、责任、诚信、正义、善良、勤劳、团结、和谐、仁义、乐观、宽容……所有这些成为文学审美结构的核心价值元素,一旦熔铸于儿童文学作品中,就成为贯注于情节、语言、形象之中的审美高度、意韵深度,成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外在表达。作为成年人,在为孩子选择文学图书过程中,关注作品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关注儿

童的成长,就是为民族未来绸缪宏猷,继往开来。

除此之外,还必须认识到,现实中,提供给孩子阅读的文学作品,必须具有对幼儿、儿童、少年的阅读适合性。具体说,就是但凡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其往往是坚持“儿童本位”的作品,作家是孩子的精神代言人,他们自觉自愿地站在儿童的生命立场之上,与他们同呼吸、共患难,并以自己丰富的人生智慧引领孩子们健康成长。

这一点在儿童阅读中至关重要。原因在于,当今世界正处于“信息爆炸”时代,诸多媒体各领风骚,信息、资讯丰富驳杂。仅就文学阅读而言,现实中,进入儿童视线的阅读资源琳琅满目、鱼龙混杂。当此时,孩子们由于阅读经验、审美判断等方面的局限,难免照单全收、囫圇吞枣。此时,包括家长、老师、学校、社区、媒体等在内的整个社会,理应本着“对民族未来负责,为人类明天把关”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积极参与到童年阅读中来,以自己宽厚的襟怀、成熟的心智、高韬的审美、丰富的经验在儿童阅读资源的选择上予以甄别、筛选。惟其如此,儿童阅读才可能真正建构起明朗、健康、丰富、多元的价值趋向。

(二)尊重儿童阅读兴趣,强调阅读的“引导功能”

儿童有自己阅读的兴奋点,对此,成人应该予以理解。既不能居高临下、指手画脚,也不能自以为是、包办代替,而是要在充分尊重孩子愿望和喜好的基础上,引导他们自发选择那些或想象超拔、趣味浓郁;或语言优美、意境悠远;或情感丰厚、涵义深刻;或结构独特、情节新奇……的优秀作品。通过这些不同类型文学作品的阅读,使孩子们获得审美能力的提升和精神人格的塑造。

(三)顺应市场自发选择,重视作品的“经典品格”

现实中,儿童的文学阅读大体呈现两大消费趋向:一类是成人主导下的儿童文学阅

读消费,一类是儿童自主的文学阅读消费。前者体现了教育观念、社会意识对童年成长的关切和引领;后者则表达了儿童自身的文学阅读趋向。这两者双线并行、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儿童文学阅读的市场导向。其中,儿童自发的选择,往往注重当下感,具有即时性;而成人参与制订的童年阅读计划,则更强调阅读的历史感、经典性。而就文学阅读对儿童精神成长的影响力来说,具有经典性的文学作品,因已经过时间检验,且蕴涵着丰厚的情感因素、审美价值,能够随时随地发挥“润物无声”的心灵塑型功能,故而更适宜于儿童读者阅读接受。

(四)审定作品内容结构,期求“趣味”、“意味”双管齐下

儿童阅读是一种基于快乐的阅读,作品内容的趣味性必不可少,少了趣味,作品往往就会被儿童浅尝辄止或弃如敝履;与此同时,儿童阅读也是一种心灵生活,作品的“意味”不可或缺,缺了“意味”,阅读就如同雁过无声、人去无踪、水过无痕,阅读的精神意义将流于形式,无法彰显。因此,甄别文学作品之优劣,趣味和意味要两者兼顾,缺一不可;现实的阅读中,即使不能两全,也切不可两舍,否则,良好的阅读效应根本无从谈起。

(五)考量作品文化属性,旨在“当下与传统”、“民族与世界”和谐统一

我们知道,儿童成长中所需要的营养是多方面的,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其所摄取的营养素应该丰富、全面,而不是“偏食”“挑食”。儿童的文学阅读何尝不是如此。现实中,文学的地域划分和题材类别很多,如果以有益于孩子的审美能力培育和精神成长计,我们为孩子选择文学作品时,自然应该把握作品的民族性、传统性,力求达成儿童阅读层面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多元共生、和谐统一。

惟其如此,儿童的文学阅读才可能真正成为一缕照进童年的明媚阳光,让沐浴着清辉的孩子心底敞亮、意气奋发地走向未来;

也惟其如此,儿童的文学阅读才可能成为一星穿越雾霭、经久不灭的灯火,让聚精会神的孩子满心欢喜,朝气蓬勃地奔向心灵的彼岸……

三、儿童文学阅读的基本策略

阅读既是一种技能,也是一次文本与读者互动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它还是经验支配下一种连续不断的价值获得或意义生成活动。它的发生与延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先在的阅读经验或“图式”,按照认知心理学家乌尔瑞克·雷泽(Ulric Neisser)的说法:“不仅阅读,还有听、感、看,都是随时间而发展熟练的活动。它们全依赖于一种……称为图式(Schemata)的先在结构,图式指引着知觉活动并随之调整。”⁹可见,阅读实际上体现了经验、图式基础上人类文化活动中的一种理解与回应模式。这种模式的价值指向大体有三种:意义获得、情感愉悦、复合体验。无论哪种形式,其价值结构的形成都是需要技巧、策略的。儿童文学的阅读同样如此。比如,现实的儿童阅读活动中,单就叙事性儿童文学作品来说,阅读方法的获得就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它大体可以从如下六个方面来展开:

(一)把握整体,切勿肢解文本

这里强调的是“整体性”。就是说,阅读中,首先要将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当成完整的“艺术品”看待,进从总体上把握其叙述风格、语言氛围、形象特征、内涵题旨,而不是一开始就“庖丁解牛”,将文本“大卸八块”,使流畅、愉悦的文学阅读成为“支离破碎”的语言学习材料。

(二)注重体验,避免脱离实际

儿童的文学阅读是一种具有浓郁主观色彩的审美活动,它具有浓郁的亲历感、体验性。这种体验性阅读效应的达成,要求老师、家长在引导儿童阅读时掌握一定的“方

法论”。具体是:选择文本时,要尽可能与儿童的现实生活经验对接,从而使孩子阅读中能够感同身受地进入作者创设的虚拟艺术空间;而指导阅读时,则通过富有启示性的导言,鼓励儿童更多通过想象展开、情景幻想获得虚拟体验,从而以“身临其境”的方式获得真切的阅读感受、心灵滋养。

(三)强调想象,培育发散思维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而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¹⁰现实中,儿童是最具有想象力的人群。天马行空展开想象,别出心裁实施行动常常是他们乐此不疲的游戏。而儿童文学的一大美学特征就是“幻想性”,因此,在儿童与儿童文学之间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儿童文学是对儿童心理愿望的回应,也是对儿童思维方式的表达,因此,阅读中对想象力的重视,对儿童文学来说,可谓适得其所,是阅读的“正道”,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四)尊重趣味,唤起儿童兴趣

寻求快乐、趣味是儿童文学阅读的基础,因此尊重儿童趣味也就是尊重童年,尊重童年的生命规律。

(五)浸透情感,熏染孩子心灵

儿童文学是饱蘸作家情感的艺术,作家将自己对童年的理解,将自己丰富的人生体验、情感想象贯注于字里行间,从而形成了风采各异、气韵生动的文字、情节。面对这样的文本,儿童阅读时不可能无动于衷,而是常常“动情”“移情”,也就是充分调动自己的情感想象,随作家的文字指引,进入作品丰沛的情感空间,和作品人物同悲同喜、同歌同哭,在情感的激流、情绪的激荡里获得心灵的感动与净化。

（六）重视思想，塑造童年人格

但凡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往往都具有人文性；而读这样的作品，对小读者来说，也就是接受人文熏陶。因此，成人指导儿童阅读儿童文学作品，应该选择那些人文色彩比较浓郁、鲜明的作品，这样才可能真正实现阅读塑造童年的效应。

以上是成人指导儿童展开文学阅读需要重点关注的六个方面，这些基本策略如果落实在方法上，可以概括为这样六个环节：诵读、体验、领会、沉浸、思索、回味。而其所要遵循的步骤则是由“大”到“小”或由“篇章”到“语言”渐次展开。

其图式为：

篇章→情节→形象→细节→语素

具体方式可以是，阅读先从语意层入手，主要读故事、情节，主要为把握作品的格调、氛围，进而为理解主题、蕴涵打基础；其次是进入语象层面，重点关注作品形象，通过对人物、动物、景物等诸类形象的深入理解，进一步把握作品整体的价值取向；最后，当阅读在整体效应上达到沉浸、赞叹、回味、思索的境界后，阅读可以进入微观品析阶段，也就是阅读的关注点落到细节和语言上，感受语言的气息，体味细节的趣味，同时将之还原在整体语境当中，再来反观其在文章审美结构中的作用。

通过这样三个层面的把握，相信儿童的文学阅读将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

总之，阅读是童年一项极其重要的实践活动，其在培育儿童精神素质的文化链条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为个体人生奠基，而且还直接影响着国家、民族未来的整体文化素质、精神结构。正因如此，有一位伟人曾说：一个没有阅读习惯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种没有阅读生活的人生，是残缺不全的人生。此可谓一语道出了阅读对于人类的意义。

现实中，面对儿童的种种阅读需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以自己的阅读经验、人生智慧、爱与责任引领他们，为他们点亮

文学的灯盏，让温暖而诗意的光，一路璀璨、一路陪伴，照亮孩子们的人生，照亮他们的笑脸……

注释：

¹²⁹[加]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儿童文学的乐趣》，陈中美译，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33页，第35页。

³[美]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吴岩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57页。

⁴[德]瑞曼等：《作品、文学史和读者》，范大灿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3页。

⁵汤锐：《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56页。

⁶《少年歌谣》，浙江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页。

⁷任溶溶：《给巨人的书》，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21页。

⁸[英]艾登·钱伯斯：《打造儿童阅读环境》，许慧贞、蔡宜容译，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10月第1版，第9页。

¹⁰李中伍：《爱因斯坦哲言录》，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37页。

参考文献：

1. 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儿童文学的乐趣》陈中美译，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年版。

2. H·R·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 瑞曼：《作品、文学史和读者》，范大灿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4. 汤锐：《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版。

5. 艾登·钱伯斯：《打造儿童阅读环境》，许慧贞、蔡宜容译，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版。

6. 梅子涵：《中国儿童阅读五人谈》，新蕾出版社2008年版。

7. 阿甲：《帮助孩子爱上阅读》，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年版。